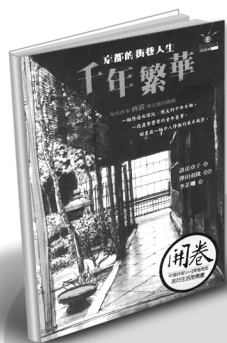


千年繁華話平常



千年繁華——京都的街巷人生
壽岳章子著;澤田重隆繪圖
李芷姍譯 / 馬可孛羅 / 9302
320元 / ISBN 9867890590
平裝

自由時報記者 王昱婷

壽岳章子說，她不喜歡「羨慕」的情緒，因為這是一種不願誠實面對人生，卻在心中暗想要是能和某人一樣就好了的態度。而這種態度，是很不可取的。然而，每次去拜訪那些蓋新家還是重新裝潢舊家的友人，壽岳

章子仍是不自禁的羨慕。在閱讀本書的同時，

我的「羨慕之心」也正在浮現。羨慕的是，壽岳章子怎麼可以就如此瑣碎而細膩的去描寫她的京都生活呢？

出生於 1924 年京都的壽岳章子，是京都府大學的教授，也是日本著名的語言學者。她在 1987 年退休之後寫了這本《千年繁華 京都的街巷人生》（馬可孛羅，2003.10），從她的生活出發，極其瑣碎，但在瑣碎之中，見到了京都之所以為京都的嚴肅人生。

無疑的，具有一千兩百年歷史，保存完善古蹟的京都，春櫻與秋楓都有各自莊嚴的姿態。這個城市，早就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。生活在京都的人，背負著一千兩百年的歷史美感。然而壽岳章子卻不提清水寺、金閣寺、銀閣寺、高臺院等這些讓京都偉大的建築物。然而，建築畢竟是冰冷而需要人類的溫度。京都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京都，就在於有一群人堅守著。

在京都，隨便一間街角的店舖，一百年頂多只是打了個盹的時間。在京都這裡，有一千兩百年的光陰等著被翻閱，而京都人不僅有著可能經營七代，甚至十六代，在商業起源時期就有的店舖，也有著「創作出不少著名的和子 其和子作品之一的『夕照』，就是由教授命名的。麻糬的外皮由淡淡的黃色到溫暖微紅的漸層，的確是不輸其名的經典作品。」的店舖。（頁 15）而創作出這種和子的，是創業的第一代。這讓壽岳章子不禁感嘆：「京都不愧是個地靈人傑的奇妙地方，不斷的孕育出擁有百年老店實力的新生代。」（頁 16）

京都人說，要在京都住過三代才能算是京都人。以此標準，壽岳章子自己也坦承不算。因為父母來自大阪。不過壽岳女士卻是在京都出生的小孩。

在這本書中，壽岳章子從自己的孩童時期寫起，分為「我家的居住風情」、「我家的服裝故事」、「我家的飲食生活」、「我家的精神生活」。細細的，描繪出京都人生，就是在蜿蜒的街巷裡探索，在菜市場、在舊書店、在寺廟的散步道裡，領略這個城市的偉大與迷人。什麼樣的城市培育出京都人驕傲、嚴肅的門風，又是什麼樣的居民，共同撐起京都一千兩百年的風華絕代？



壽岳章子在書中所描寫的，就是這些看守京都的人。這些人可以說是京都門風的守護者。在這個城市，光是成為京都人就有足夠的自傲。日本最讓人佩服的一點，就是他們在極細微處的專注。不論是做一個壽司、裝訂一本書，甚至是做一支掃帚，更別提代表日本居住文化的榻榻米。

「內藤家的老闆是個不錯的人，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也是知恩院的施主，為人穩健，專心致力於掃帚的製作。不知道現在傳到第幾代了。前三代的老闆曾拿過一把可說相當有來頭，在京都博覽會上展示的棕櫚掃帚給我看。掃帚雖然在博覽會上顯得格格不入，但是人們一看到這些近百年前的掃帚，便能夠明白何以它會被拿出來展示了。這把掃帚的握柄比現在的要長，是支一體成形的掃帚。老闆讓我試著掃掃看，雖然有點沉，不過掃起來的感覺十分奇妙，只要輕輕柔柔一揮，就能把那些小紙屑給掃了出去。以前的人真是太了不起了！掃帚這東西，仔細端詳會發現它的美感。成捆的棕櫚或掃帚草，用繩子縫綁成杏，這種精心製作出來的物品，既實用又美觀。在博覽會展示的掃帚真是美極了」（頁94）就是這種製作的人，與欣賞的人，構築了從平安時期，到21世紀平成時期的京都。

成長歷經二次大戰的壽岳女士，卻也經歷過京都蔬菜豐美的時期。京菜的美味，全日本皆知。竹筍、堀川牛蒡、九條、聖護院蕪菁、淀白蘿蔔、金時紅蘿蔔、加茂茄子、壬生菜等冠上京都的地名，也冠上了美味的封號。

「初夏時節，白蘿蔔的菜葉心細嫩，母親活用食材，煞費苦心做出來的醃漬品，是孩子們的最愛。只要早上的餐桌上出現這道佳餚，我們就會深深感受到時節已經進入五月了呢。另外還有初秋時分的薑；在一股腦兒沉熱水底的薑淋上甜醋即可食用。以前母親會將這些薑裝進寬口窄底、底座部分是黑色的玻璃杯裡，再放餐桌上。啊，秋天到了！一看到這道菜我們又會深刻體悟到季節的轉換。」（頁171）

從味噌到漬菜，京都有不少名店，也有名店的堅持。這些外觀不起眼的店舖，以堅毅的精神，支持京都人的飲食文化。

沒有華麗的文字，壽岳章子用平凡的語句去介紹一個偉大城市裡的平凡人生。說是平凡，卻又有一種豐厚而有興味的筆觸。畢竟，這裡可是京都啊。

沒有精美的照片，《千年繁華》是由澤田重隆以近乎工筆的素描去帶出京都的街巷，有竹門的雅緻小店，有野花處處的南禪寺小徑，筆鋒有純淨質樸的情感，不慍不火，十足的京都。

（取材自《千年繁華》第92-93頁）



寫到這，可以感受到「羨慕」的心情嗎？應該會吧。這個城市，人與環境互相輝映的偉大。臣服於時空的人的謙卑，卻也有由此而孕育出的不凡。臺灣的歷史終究也只有四百年，在這四百年間，也沒什麼人去捍衛臺灣的任何事物啊。

最古老的城市臺南市，恰好是我居住的城市。在這個城市裡要我細細描繪，會有什麼呢？

我的住家旁就是鹽水溪，有個長長的堤岸，附近的居民漸漸習慣會在黃昏時來這裡散步，有些是一個人，有些，會帶著家裡的狗一起來。該如何瑣碎的寫這些事？當夕陽在後方時，我習慣先從這個方向走。接著，我的左手邊，就是鹽水溪下游，有紅樹林，有被切割成一塊塊的魚塢，遠有一整排樹，黃昏時的折射，只剩樹影。有時天空很藍，天際無邊。

我的右手邊，是條大馬路，一邊是一整排的透天厝。透天厝的人很厲害，僅利用堤岸下與馬路間的狹小空地，就可以種出你數的出來的蔬果，有青菜、玉米，甚至甘蔗。昨天，我還看到有人在收成小蕃茄。

至於在這個堤岸上，還有為數不少的流浪狗。有一隻明明就是四處為家的流浪狗，只要有同類靠近，立刻作勢咬人，劃分地盤。

有一隻流浪狗則過著深沉的人生。我第一回見到牠，牠正端坐在堤岸上，凝望著前方的魚塢。我家的笨柴犬去逗弄牠，牠一點也不為所動。還有一回，牠就停靠在堤岸邊，同樣凝視著遠方。我心想，這隻狗真是非常嚴肅。更誇張的是昨天，牠就端坐在堤岸道路的正中間，表情很嚴肅。好像是一路想問題，想到了某個關節過不去，不得不停下來好好思考一下不行的樣子。我想，還是不要太打擾牠。

堤岸上散步的狗很多，有個婦人，總是帶著四隻馬爾濟斯，兩隻牽著，另兩隻則是自由奔跑，遇到更大隻的狗，總是奮不顧身的往前奔去，小狗的激烈叫聲，總是容易令人神經衰弱，於是我家的小狗總是在受不了之後，先跑下堤岸。我寧願想，牠是不願跟牠們一般計較。而大多數的時刻，兩隻散步的狗相遇，或是有彰顯主權的時刻，大人們總是會說「不要吵啊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」，即使大家之前也沒有見過面。

當然也有很另類的散步法。我家的鄰居有一隻西施犬，黃昏時分，總見他抱著西施犬，走上長長的堤岸。

當往回走時，黃昏的橘黃是眼前所見的唯一色彩，光線照得人看不清楚前方，有回，看前方腳踏車隊前進，想要看清楚一個清秀的容顏，卻交換了一個試探而直接的微笑。

如果要細細描繪，大概就是這樣吧。

臺南，畢竟比不上京都的一千兩百年。在這個來不及回味歷史就要被迫往前看，再加上現代化速度奔過後現代的時刻，當然不會有人想要去信守一個永恆的承諾。但我們總可以有自己的城市吧！我們總可以有自己城市的味道吧。所以，即使只有四百年，即使現在看不出來我們有永恆的承諾，我們也不應該放棄。於是讓我們拿出精神，就像穿上運動服，大聲而朝氣的喊，期許自己的千年繁華，就從現在開始吧。就從現在。